

后红楼梦

(清)逍遥子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30 回。逍遥子撰。逍遥子字钜卿，斋名梅花香雪。本书完成于嘉庆元年（1796）。乾嘉间白纸本为初刊本，内封题“全像后红楼梦”。郑振铎藏白纸残本与黄纸本亦为刊本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上海章福记本乃石印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接《红楼梦》120 回。宝玉迷途知返，仍痴念黛玉。黛玉得炼容金鱼之助，原体回生，看破世态炎凉，整日参禅论道，拒与宝玉相见。黛玉表兄林良玉胸有大志，闭门苦读，乡试中榜，家事日兴。良玉携好友姜景星赴京，与宝玉共拜曹雪芹为师，读书备试。良玉欲许黛玉于景星，黛玉坚拒，宝玉闻之，心下惴惴，病倒。景星心属黛玉，一日偶遇王夫人养女喜凤，误为黛玉，思慕更甚。良玉遂移花接木，成就好事。宝玉误为黛玉出阁，病愈重，几欲殆。贾复向林家提亲。黛玉梦中游太虚幻境，阅今世前生，心意始有回转。宝黛婚后，黛玉日见精明，整顿家事，定家法，立规矩，恩威并举，颇有果效。然处置袭人一事，多有得罪，二人感情抵牾，时有发生。后宝玉中进士，诗文得上赏识，得授侍读学士。时惜春入宫，得封仲妃。贾政官至工部尚书，因黛玉见解精当，视为知己。政为官清正，心挂平民，屡做善事。仲妃省亲，贾府遵术士张梅隐之言，勤俭操持而礼数周到。贾家日益兴旺，宝、黛、钗亦融洽，隔阂不再。

第一回 毗陵驿宝玉返蓝田 潇湘馆绛珠还合浦

话说前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开卷便说纨绔子弟未能努力于身，愧负天恩祖德，回忆少年时候只在妇女中厮混，虚掷光阴，又阅历了盛衰离合，就闺阁中几个裙钗倒有一番不可及的光景。故请曹雪芹先生编出一百二十回奇文，将自己悔恨普告人间，就遍传这个十二钗，使千载如闻如见，归总只在一个情字。书中假假真真，寓言不少，无论贾宝玉本非真名，即黛玉、宝钗亦多借影，其余自元春、贾母以下一概可知。至全书以宝玉、黛玉为主，转将两人拆开，令人怨恨万端。正如地缺天倾，女娲难补。正是宝玉主意，央及曹雪芹编此奇文，压倒古来情史，顺便回护了自己逃走一节，不得已将两个拐骗的僧道也说做仙佛一流。岂知他两个作合成双，夫荣妻贵，宝钗反做其次。直到曹雪芹全书脱稿，宝钗评论起来说：“你两人享尽荣华，反使千秋万古之人为你两人伤心坠泪，于心何安！”于是宝玉再请曹雪芹另编出《后红楼梦》，将死生离合一段真情，一字字直叙。雪芹亦义不容辞，此《后红楼梦》之所为续编也。

雪芹应承了宝玉，回到书房。是夜梦游至一所天宫，一字儿排着，一边是离恨天，一边是补恨天，都有玉榜金字。便有使女引他进去。雪芹问知两边仙府系属焦仲卿、兰芝掌管，却住在两宫之中。大抵的是有离必补的因果。雪芹到了殿上，拜谒了兰芝夫人。兰芝便道：“焦卿赴会去了，请先生来却有一番嘱咐。从前愚夫妇死别生离，人间都晓得。到了同证仙果，却亏了近日一位名公谱出一部《碧落缘乐府》，世上方才得知。而今贾宝玉、林黛玉一事，先生编出《红楼梦》一书，真个的言情第一，已经藏在离恨天宫。现在要编后书，也是补恨天必收的册府。但是他回生一节，我有同难相济的苦心，也须替我传出。从前我在离恨天望见一道怨气，寻出根由，便知黛玉、晴雯之死。恰好焦卿在南海菩萨处回来，知道史太君要重兴两府，求准菩萨，令他补恨回阳。喜有练容金鱼，真身未坏，却有妖僧魔阻，须守时辰。便将黛玉、晴雯之魂交付史太君，带在宗祠守候。嘱我注名补恨，并在离恨册五儿名下借生。晴雯又比较恨债，宝玉还欠的多，又注定他许多磨折，始令成双。又恐黛玉留恋富贵不能再入仙班，又令史真人同居指引。我这番作用，一则完我心愿，二则付了菩萨慈悲，三则荣国府数应昌盛。而且黛玉这个人从前失意的时候不免忧郁愁烦，激成了尖酸一路；到得意了，便觉得光明磊落，做出一个巾帼英雄。先生编这个补恨之书，也不可埋没了。不要说我为了他十分策划，就是菩萨也十分留情。怕得开棺时不能应准了时刻，还遣韦驮尊君到荣国府送他回生。真是一件绝大因果。先生总要叙明。”

雪芹一一记清，也拜谢了。这曹雪芹就从离恨天进去，再从补恨天出来，梦醒

后惊讶不已。因想起前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只因顺了宝玉的意，多有失支脱节、粉饰挪移之处。而今要据事直陈，不妨先自揭清。黛玉本有嗣兄良玉，袭人改嫁亦在贾政未归之先，香菱小产病危依旧病痊无恙，喜鸾、喜凤也并未结亲，只跟了王夫人作女。至一僧一道，道即张道士徒弟德虚，僧即妖僧志九。这德虚道士平日非为，被张道士革逐，遇着志九，传授邪术。他两人摄人生魂，幻入梦境，隐身盗物，迷人本性。只因史太君信了神佛，写了一家的年庚送张道士祈祷，就被德虚将黛玉、晴雯的年庚私下写去了，又串通志九隐身盗玉。诳一万银子不能到手，便哄了宝玉，哄他：“同去可以见得黛玉、晴雯同成仙佛正果。”就伺宝玉出闺，暗洒迷药，引他到僻静寓所，将黛玉、晴雯的年庚钉定在小木人上，就现出两个人的形貌，如汉武帝望见李夫人一般。宝玉就相信十分，跟着他走，不期着了迷药就说不出来话。

宝玉到了毗陵驿地方，适遇着贾政回京。望见父亲旗号，便觉得本性忽然明了。一直奔上船头，虽未落发，却是僧装，恐上船来惹得贾政惊怪，便在船头上叩头。原是素日畏惧贾政，虽当急难之际，浑身异服不敢上前，只望贾政一见即来救他的意思。这贾政在灯光雪影之中，忽见船头一僧叩头，急忙赶出一看，便认得是宝玉。正欲拉他进舱，忽有一僧一道跳上船头，拉宝玉登岸便走。贾政一面跳上岸来，一面大叫，当有家人、长班及水手等四五十个人，听见呼唤，一齐登岸追赶。这便是为官的势力，寻常行旅哪有此等威武。彼时贾政登岸，断无一人独去、众人不从之理。又使僧道二人果有神仙之术，立便腾云飞去，何从追赶，况且前书中说贾政追至毗陵驿后山前，僧、道、宝玉俱不见了。其实毗陵驿后并无一山，此皆前《红楼梦》中依了宝玉，故作变幻之文。

且说贾政率同众人追去，不上半里，就雪地之中将宝玉同僧道一齐捉住，即叫人驮了宝玉，捆了僧道，带回舟中。贾政这一喜非同小可，当即立将宝玉衣裳换过，问他说话，宝玉仍不能言语。贾政知道他着了迷药，一面令人扶他上炕将息，一面叫将尿粪秽物淋浇僧道二人。又宰犬一只，将犬血淋了，再将僧道带进舱中。二人蛮野异常，如何肯跪，苦被犬血秽物淋过不能隐身。贾政便喝令众人按倒，各处四十大板。僧道叫苦连天，情愿供认。贾政喝令实供，始据实供出德虚道人如何出入府中，得知备细；屡次商通隐身偷玉，欲卖银一万两不能到手；因又商同泄恨，假以讲经度佛为名，与宝玉约定，就于出阁之日一同逃走；如何用迷药，使他不能言语，骗出禁城；及到途中，宝玉受苦不过屡次欲逃回，却被他用言禁吓。说到此，便截然住口。

贾政喝道：“你既将宝玉拐出，究竟要拐到哪里去？不用极刑如何肯招。”立命将和尚道士夹起。二人受刑不过，情愿供招，及至放了，依然不说。贾政只得喝令收紧，用木棍敲打脚块。两人只得说出，要拐到苏州去，卖与班里教戏。贾政还不信，喝令再来。两人哭叫道：“实在真情，夹死更无别话了。”

贾政当将两人放松，搜他随身物件，巧巧的那块通灵玉，即在和尚兜肚中检将出来，依然带着金黑线络子。又在两人身上搜出许多东西来，逐一指向，不能隐瞒。一个金紫色葫芦，口贴玻璃，说是诱人魂魄人去，幻出百般梦境。一个铜匣子收放迷药。两本假度牒。又一个小小木匣，倾将出来，共有十几个小木人。一本小册，都是男的女的生魂。贾政翻开一看，开明生魂姓名，下注年庚。看到后面，内有荣国府闺秀一名林黛玉，荣国府使女一名柳晴雯。贾政大惊，喝道：“你将这许多生

魂摄来，罪该寸磔！”两个叩头道：“爷爷不妨，但将木人身上两个小针轻轻拔下，各人即便回生。”贾政即将黛玉、晴雯的小针拔了，余者也就一总拔去。这黛玉、晴雯便即从当境神引导到贾氏宗祠，聚了魂魄，跟了老太太，送她各自回生，后文另表。

且说贾政当下只将通灵宝玉收起来，其余物件即请程日兴师爷来，央及他备细将两人口供叙出，再写一付书贴，俟天明了送交地方官，从重办理。程日兴即便到自己船上，连夜与同事赶办去了。这里贾政明知和尚为头，道士为从，喝令和尚将宝玉迷药解释。和尚便请贾政将通灵宝玉仍旧与宝玉带上，讨半碗水，用指头在水碗里划了好些，口中不知念些什么。念完了即递给宝玉喝了。一会子，宝玉便能说起话来，便走到贾政跟前请了一个安，说道：“宝玉该死！”贾政便喝了一句：“你这玷辱祖宗不守规矩的奴才！”口里虽喝着，心中却老大不忍。你道为何，可怜宝玉生在锦绣丛中，又得了贾母、王夫人百般爱惜，常时有袭人等贴身服侍，焙茗等贴身护从。风儿稍大便说二爷避着些，脚步稍劲，便说二爷慢着走，正如锦屏围芍药，纱罩护芳兰，何等娇养。今被这贼道拐骗出来，一路上雨雪风霜，免不得挨饥受冻，那一幅黄瘦容颜也就大不比从前了。贾政平日虽然待子弟甚严，见宝玉淌着两眼泪，垂了手侍立于旁，未免心中疼惜，便喝令他：“睡下了，明早再问你。”

贾政却又不放心起来，叫他跟着自己同铺歇息，便喝令众人将僧道两人严行看守，自己便带了宝玉踱进房舱。这宝玉生平从未跟着父亲睡卧，又自己有了极大过犯，心上七上八落，只怕贾政问他无言回答。哪知贾政解衣就枕，只叹了几口气，却一声儿不言语。宝玉跟着睡下，心内暗喜，且挨过一宵再作道理。

哪知贾政与宝玉两人心上各自有个思量，贾政想：“宝玉这个孽障，生下来便衔块玉在口中，本稀奇古怪，从古未闻，自然性情怪僻；又遇了老太太、太太百般护短，不由我教管他。放着孔孟之书不肯用心研究，从小儿只在姊妹中间调脂弄粉，学些诗词。成亲以后，不知着了什么魔头，小小年纪便看到内典诸书，妄想成佛作祖。说也可笑，这正是聪明两字误了他。具此天资不走正道，以至今日竟欲弃世离尘，几丧匪徒之手，实实可恨。”不觉咬牙切齿的一番。又想：“他不如此聪明，做一个寻常子弟，反无此等堕落。却又亏他做一件像一件，便成人的也赶他不上。他在举业上并未用过功夫，不比兰儿自幼埋头苦读，怎么着几个月工夫一举成名，便高高地中一个第七名举人出来。这也实在稀罕。同时勋戚子弟，千选万拣，实无其人，怪不得北靖王一见面就刮目相待。只道他无下落的了，哪知他又自己走了回来，毕竟是贾氏家运未衰，此番带回去严严管教，也没有老太太护短，便有太太，见此光景也不能阻挡，或者成就起来，还有些出息。只是此番回去如何见人？只好说他在近京山寺中盘桓，支饰过去。”又想：“他这疯颠之病，据他母亲说，实是因黛玉而起，莫不是逃出家也因黛玉？今据和尚所说黛玉尚可回生，倘此言果真，必定将黛玉配了他，方可杜他的妄想。”因又想起：“黛玉之母从小与我友爱，不幸故世，单留此女，虽有嗣子良玉，究非亲生。我原该立定主意，将黛玉定为媳妇，何以出门时草草的聘定了宝钗。这总是太太姊妹情深姑嫂谊薄，故自己外甥女便要聘来，我的外甥女便要推出，抬出老太太作主，叫我不敢不依。其实黛玉为人又稳重又伶俐。初到府中人人称赞，老太太珍爱她也同宝玉一般。后来总为琏儿媳妇在老太太面前说短说长；又在太太面前说白道黑，即使赞她，也是暗里藏刀，形容她的尖利。后来太太也一路说去，老太太也不大疼了，我在中间岂不知道。好好的荣宁两府，被琏儿媳妇

弄得家破人亡。人命也来了，私通外官也来了。直到而今，还留下了一个重利盘剥小民的名号，祖宗听见也要发竖起来。叫她过来管这几年，弄到这个地步。毕竟是她妒忌黛玉，只恐做了宝玉媳妇，便夺他这个荣国府的帐房一席。故此暗施毒计，活活地将黛玉气死，顺便又迎合了太太，娶了这个宝钗过来，愚忠厚厚，不管闲事，她便地久天长霸住这府。到如今她何处去了？翘了尾巴，只留下了一个巧姐。”贾政想到此处，却把恨宝玉的心肠恨在死过的王熙凤身上，却又巴巴地望黛玉回生起来。

宝玉却想道：“我自出娘胎，锦衣玉食，天天在姊妹队中过日。从前那等乐趣，虽未稍涉淫邪，然出世为人，哪一件事不称心满意。只因林妹妹亡过，方才懊恼，想到出家起来。我原想成了仙佛后，到天上去寻着林妹妹一同过日；又遇着这和尚到我府里说得成佛法儿十分容易，只要避去红尘，同他到大荒山中坐了十日，一回儿明心见性，即可肉身上天寻找林妹妹。哪知道这个妖僧自出场相遇，洒了迷药，摘了通灵，万苦千辛一直跟到此处。最苦是心头明白不能语言，一路上服侍这两个贼秃贼道，上路喝背衣包，下店喝开被铺，重便打，轻便骂，原来和尚徒弟这等难做。从前焙茗跟我也没到此地位。我在路上见过几处官司榜文，写明走失第七名举人贾宝玉，开明年貌，各处访求。我苦不能言语，无从投首。可恨这贼秃贼道，拉我回来，百般苦楚，竟要卖我做戏子；幸亏这两贼戒的是淫邪，生恐破法，不然还了得！如今这两贼也被老爷处够了，不知明早交到衙门还如何现报呢。最喜老爷将林妹妹、晴雯的针儿都拔了，或者真个的回生起来。我若今生今世再见了这两个人儿，我还要成什么佛，这不是活神仙了？只是想起离家之日对着太太、大嫂子、宝姐姐说起进场的话带些禅机话头，临行还仰着天说：‘走了，走了。’这回子又跟了老爷回去，可不臊呢！就算她们不牵线，被环兄弟、兰儿说笑也就臊得了不得；况且出门去还有各世交、各亲友，真正臊也臊死，不知老爷可能替我编谎遮盖了些？”又想起：“和尚这个葫芦里也有趣，我虽从他授过隐身法，只不能得了他这个葫芦，原来梦境也可变幻的。我从前许多幻梦，只怕也是他预先摆布，怪道有许多境界，有许多册子。我告诉人，人还不信。我如何弄他这个葫芦来，自己也带回去试他一试，也就有趣得很。”忽又想起：“从前琪官一事被老爷打得半死，害得林妹妹伤心得了不得。如今做了逃走的事情，比琪官的事情更大，不知老爷发作起来怎么好。这里又没有太太救护，不要性发起来活活的处死。趁路上更深夜静，掠入河流，岂不是走到船中自送性命。”却回想贾政神情，大有怜惜之意，或未忍下此毒手。

想到此处，又怀起鬼胎来。总是宝玉小心儿性，经此一番风波，尚不肯一心归正。这篇文章虽则无关正经，却有一番点悟。天下聪明弟子，再不要引他论道谈禅，致为匪人所诱，沉迷不悟。只就贾氏府中前面一个贾敬，后面一个宝玉，便是榜样。幸宝玉走得回来，那贾敬便抛家离室渺渺冥冥地去了。有士大夫功名成，遂养静坐关，这班无赖小人假托秘方，千方引诱。或炼丹以取利，或以养原神炼大丹之说骗取资财，也有小小效验蛊惑人心，弄到头来终无成就。一五一十算来，他却未曾空过，总得了手去。吃过亏的还不肯说，他反说自己魔头，替他掩饰。要知汉武帝便是古人中第一聪明天子，求了无数方士，千奇百怪要做神仙，到了后头，自己真个悟了大道，说出七个字来，便是载在《史记》上的“天下岂有神仙哉”七字。如此说，难道一无神仙？要知神仙只凭功德，不靠打坐。作为人生在世，果能够亲亲仁

民爱物，不怕不做神仙，这是一定之理。

闲话少说，且说贾政、宝玉同床安睡，一夜不曾睡着。总之彼此皆出意外，快乐处多。况且宝玉新中了高魁，贾政这喜欢不小。不多时天就亮了，爷子两人即便起身，程日兴就过船来，将所办口供书帖送贾政看了。贾政说很妥，只要讳避“宝玉”两字。便将宝玉名字挖补，胡乱添改一个小厮名字。只说这贼棍盗了府中玉物，用迷药拐了小厮，途中盘获供明，理合送地方官照恶棍例打死不必内结。并吩咐各人都替宝玉隐瞒，只说在山寺中避喧，不必说出实在情节，宝玉也便放心。贾政十分疼痛宝玉，一面吩咐将养他，又知他与曹雪芹笔墨至交，一面先写信安慰家中，并请雪芹赶路下来，与他作伴。宝玉见此情景，倍加感愧。不时间，程日兴改妥送来，贾政便打轿上岸，将僧道面交地方官，逐一诉说。地方官见系元妃国戚，又是人证确凿，随即坐堂审明，将二贼一顿乱棍打死，妖物销毁讫，然后送贾政回船。这贾宝玉方才安心适意跟贾政回京不题。

且说荣国府中自从走失了宝玉，李嬷嬷哭了一场，就老病呜呼了。王夫人、宝钗等伤得不成样子，贾琏又迎贾政前去，薛姨妈虽则从旁劝解，说到中间自己也就流泪。只有李纨，见兰儿中了，心内欢喜，也因宝玉走失，在王夫人面前不敢露出喜欢的意思。又因近日家道艰难，各事掣肘，虽说将老太太灵柩送回，而老太太所留五百金为黛玉送柩之用亦暂挪移。以此黛玉之柩仍停潇湘馆内。王夫人自将袭人嫁与蒋玉函后，日逐将各房中用不着丫头逐名打发。只有五儿打发出去，仍旧的哭求他妈要进府中。王夫人欲冷其心，不使伏侍宝钗，反使她与惜春、紫鹃同居，一同烧香拜佛，正要她厌烦求去的意思。

谁知这五儿跟着惜春、紫鹃十分投合，却因出去数日感冒起来。初时尚轻，往后越重，誓死不肯出去。紫鹃苦苦的守着她，一息奄奄，竟有黛玉垂危的光景。紫鹃正与惜春商议要回明王夫人，这夜紫鹃梦中忽见晴雯走进来，笑容可掬，说道：“紫鹃姐姐，我回来了，你林姑娘也在那里等着你呢。”紫鹃明记得黛玉是死过的了，却忘记晴雯也是死过去的，便说道：“晴雯妹妹，你不要哄我，我只不信。”晴雯道：“我哄你呢，你不信，跟我去见你林姑娘。”

这紫鹃赶忙走起来，跟着晴雯一径到了潇湘馆，真见林黛玉娇怯怯立在那里。紫鹃未及开口，黛玉道：“紫鹃妹妹，我自己到了家还不能进去，我好苦。”便把手帕拭起眼泪来。紫鹃一痛欲绝，正要说话，晴雯道：“林姑娘，我已替你找了紫鹃姐姐来，我要进我的屋子去了。”紫鹃回身拉住，却被晴雯推跌了一跤。醒来却是一梦。不觉冷汗浑身，一盏孤灯半明半灭，听更鼓已打四更。

紫鹃伤感不已，立起身剔亮灯，走到五儿炕前，问她可要汤水，只见微微气息。紫鹃送过黛玉，也不惧怕，便将灯携近，唤老婆子将稀粥汤轻轻地灌下去。五儿竟一口气喝了几口，渐渐地咳了几声，到五更时说起话来，道：“这是哪里？”紫鹃道：“五儿妹妹，你糊涂了？这不是你的炕？我还坐在炕沿上呢。”五儿摇头道：“我不是五儿，是晴雯。”紫鹃大惊，想起梦景，难道是晴雯借躯重生不成？连这老婆子也慌了手脚，即便告之惜春。

一屋子还有七八人一齐赶进来，围到五儿炕前。听听她的声音口气，宛然晴雯。本来面貌一毫无二，越看越像起来。紫鹃便说：“大家不要惊慌，或是五儿病得糊涂了，或者着了邪也未可定的，就是晴雯借躯回生，也是有的。总等天明了，大家

回太太去。只是方才一梦十分奇怪，难道真个晴雯转生不成？”惜春问：“是什么梦？”紫鹃便将梦中的光景一一的说出来。惜春道：“这么说，连你林姑娘也要活过来了？”紫鹃道：“正是呢。我这会子恨不得就到潇湘馆，把林姑娘扶起来。梦中明明白白，好不奇怪。”紫鹃正说话间，炕上病人便说道：“有甚奇怪，我刚才同林姑娘回来，原是明明白白的。只是你们回了太太，要便太太重新撵我出去。但前头撵我时恐我引诱二爷，如今二爷不在家，也不妨留我几时，等二爷回来再撵。”惜春一闻此言，硬着胆过来，便当她真是晴雯，便道：“你敢则知道二爷下落？”晴雯道：“我与林姑娘原同二爷一处走，如今林姑娘也回生了，二爷也就待回家了。”

惜春、紫鹃各人俱有心事，一想宝玉一想黛玉，一闻此言不胜大喜，便知炕上的真是晴雯，便催她再喝了几口粥汤，索性问她底里。这晴雯命中注定重生，定了一更多神，神形已合。惜春又将人参嚼碎，搀入饮汤，又强她喝了些。晴雯半眠半坐，靠着老婆子坐起来，将贾政途中遇见宝玉、审问僧道、拔针释放之事逐一说将出来，还说道：“有个引路神，将我同林姑娘送到间壁宗祠跟着老太太过来的。现今林姑娘已在潇湘馆内，只等明日巳初一刻，立便回生。二爷在老爷船中，少不得一同回府。”这惜春、紫鹃听了，顾不得真假，即便赶到王夫人房中，敲开房门进去。

谁知王夫人床边明灯犹灿。原来老太太亡过后，王夫人依了老太太遗言，因喜鸾、喜凤父母双亡，即过房过来，看做亲生一样。只这两个人陪着王夫人住在里房。二人进来，王夫人正自拥衾独坐，默然出神，两个人便把晴雯之言逐一细说。王夫人不觉喜欢极了，说道：“这也实在奇怪，我在四更时，清清楚楚梦见老太太颤巍巍地走来，拍拍我说道：‘好了，林丫头重生了。明日巳初一刻，快快去开了棺救她。’我十分害怕，只怕老太太阴灵嗔怪我留下她五百金一宗送柩息慢。我便说：‘老太太不要多心。林姑娘送柩一事日夜在心，即当赶办。’老太太就恼起来说道：‘你不要糊涂，我与你你说正经话，你反当戏言，岂有此理！不要说林丫头与宝玉前生配定姻缘，便是荣宁两府将来也要在林丫头手中兴旺起来。你记着，你若不信，还你一件信物。’说罢，便将手中寿星拐掷将过来。吓得我一霎时惊醒了，床上确有老太太生前的寿星拐。你们看看是不是？”那紫鹃先走上来一看，惜春便道：“这是老太太去世以后，老爷亲手封好，装在锦囊，横在老太太内房壁橱上，说是手泽所贻，不许擅动。若非老太太阴灵示信，如何出来。如此看来，林姑娘真个要重生呢？”王夫人一头说，一头不知不觉就穿衣起来，挽挽头发说道：“快请宝二奶奶去，不管晴雯真活假活，且问她去。”便穿好了衣服，同惜春、紫鹃一直过来，连喜鸾姊妹也来了。

宝钗自从宝玉走了，每每晚间不宽衣解带，一闻此信，即便同莺儿赶来。当下众人俱走到晴雯炕边。王夫人便在炕沿上坐下，拉着晴雯的手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只管说。”这晴雯便依先的说了一遍，王夫人也将梦景告诉她。晴雯道：“可不是呢，明明白白我同林姑娘一路走，跟了老太太回来。老太太原要同了林姑娘到太太房中，林姑娘不肯，故此叫我送她到潇湘馆去。往后林姑娘使我找紫鹃姐姐，我就来找，不知老太太哪里去了。”王夫人、宝钗等听了，俱各大喜，直如宝玉已经见面一样。王夫人便将晴雯的手放了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真个这样，你便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宝玉回来便留在他房中，回明老爷，叫你们一辈子过活。”这晴雯生来气性刚强，受不得一毫委屈，虽则死后重生，却也性情不改，便说道：“多谢太太恩典，往后不撵就够了！”众人尽皆吐舌，紫鹃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谁到潇湘馆去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大家同

去。”只有晴雯挣不起来，便留个老婆子、小丫头伴了她，余者尽去。这时候传开了，免不得五儿之母进来伤痛一场。难得晴雯肯认为母，后文不表。

当时王夫人等俱进潇湘馆内，一路竹影苔痕，十分幽静，开进窗去，倒也明洁无尘。向知紫鹃时来洒扫，众人叹息。不一时，薛姨妈、李纨也来了，香菱也急急地赶了来。还是李纨有见识，先将钟表定起时辰，随命将一付洁净齐整的被褥向黛玉床上铺设起来，装起宝炉，细细地焚起养神香及尸木锦纹香。一壁厢供起香烛，往楼上取下南极长生大帝、救苦观世音、寿星神像三轴，供将起来，再叫柳嫂子搬进小厨房，应用家伙什物安放侧厢后院。众人静悄悄的不许惊惶。

不一时到了时辰，便叫林之孝、周瑞及走得起的家人进屋里来，先将门窗关了，吩咐起盖。这林之孝终是个老总管，便上前挡住道：“这事虽没有外人知道，但只拿不住准信。万一不准，未免招犯凶煞。况且林姑娘过去久了，哪里能够完好如生。”紫鹃便道：“若说身体，定然不坏。从前姑娘在扬州带来一条练容的金鱼，养在水盂，定了性也会游，临过去时候给她含在口内的。”李纨道：“真个的，我也一同瞧着，给她含在口内的。”这王夫人听了越发相信，哪里还肯听他。便叫林之孝下去，周瑞上来。林之孝终是个有担当的人，看见关系很大，哪里肯依，顾不得王夫人，就横身上来拦住周瑞。王夫人便喝：“叉出去！”也并没有人当真地叉着他，忽然像有个人推倒他似的，真栽出去，栽得发昏。林之孝家的就着人扶他回去了。这屋里忽然一道红光，就这红光里面闪出一尊神人，恍恍地见他將黛玉的棺木拂了一拂，棺盖就落下地来，神人就不见了，红光也散了。

众人便赶上前去围着瞧。先揭开盖衾，随揭随化，连衣被通是那样。却喜的黛玉颜色如生，两颐起了些红晕儿。紫鹃急急的将手去试着，周身俱带温和，更喜鼻息间微有生气流动，便悄悄的叫男人出去，亦不许传出声儿。李纨、宝钗忙将两床软被过来裹着黛玉，轻轻悄悄抬到里边床上卧下，慢慢地将参米汤灌下，也便吃了些。王夫人只悄悄的叫轻些儿，一面吩咐快将棺木抬出去施舍。恰有个后巷周姥姥为了她利市，就喜喜欢欢领去做了寿木。又悄悄地各处打扫得二十分洁净。再叫喜鸾、喜凤同了平儿、琥珀将黛玉的衣箱什物以及陈设各件，都静悄悄地分着阁上阁下、里间外间，问明了紫鹃照旧安放这里。

李纨等只守着黛玉，直到未初一刻，渐渐地透过气来，将金鱼儿吐出。紫鹃连忙用线穿好，缀紧在黛玉的耳坠子上。黛玉倦眼微舒，星眸半露，仍复合眼睡去。薛姨妈便出个主意，告诉王夫人，快请光明殿罗真人，选择有名气并道行高的十六位法师到荣禧堂打醮，各处观庵寺庙分头骑马去写明香牌，焚香化纸。王太医也慌忙请来细看，说：“定是回得过来的人，不必服药，只须静养即可复元。”众人便不分昼夜，时往时来。

直到了一周，时到第三日巳牌时分，黛玉方叹了一口气，舒开眼来，便怯怯地道：“我的紫鹃妹妹呢？”紫鹃连忙上前道：“紫鹃在这里。”紫鹃直乐得心花四开起来。黛玉瞅了一眼，又怯怯地道：“晴雯呢？”紫鹃道：“好了，将就也起来了。”王夫人上前叫一声甥女，黛玉便一声儿不言语。李纨上前去，黛玉便说道：“好大嫂子。”宝钗上前叫一声林妹妹，黛玉也叫一声宝姐姐。只有薛姨妈老人家恐怕烦她神思，拉住香菱并喜鸾姐妹，只远远地站着。

再过半日，黛玉也就能一口气喝半杯极稀的人参粥汤。众人渐渐地放心，再将

潇湘馆内细细地洒扫一番。这紫鹃真如孝子一般，同床共歇，无明无夜，衣不解带。再过几日，晴雯也能起来了，搬至潇湘馆侍候黛玉。可怪林黛玉性情古怪，自回生之后不喜别人，只有紫鹃、晴雯是她心爱，随便举动总要这两人，其余只有李纨到来也爱见面。便是宝钗母女也觉得生分了。听见人来，先叫紫鹃下了帐钩，面朝里睡。王夫人待她倒像见了贾母一般，倒反没脸。王夫人却不敢怠慢，一则想起从前自己许多不是，竟是活活害她一般；二则知道贾政的手足情深，林姑太太只遗一女，幸喜回生过来了，稍有些怠慢，恐贾政回家不依；三则老太太示梦已验，分明与宝玉有缘，而且两府规模俱要在她手中兴旺；四则宝玉果真回来要与黛玉见面。若将黛玉轻忽，宝玉仍要疯颠。为此不知不觉时刻来窥探，倒比伺候贾母加倍小心。无奈黛玉不瞅不睬，王夫人只得忍气吞声。

一日王夫人正在黛玉房中，忽听见焙茗一片喧笑之声，直撞进来。王夫人便喝道：“小奴才，闹什么？”焙茗便带着笑打一千，叩喜说道：“恭喜太太，宝二爷同老爷回来了。”王夫人便笑得说不出来，急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焙茗便将贾政家信呈上。王夫人看了信说道：“好得很，老爷在路上还没有遇着璉二爷？”焙茗道：“老爷也喜欢得不得了，还请曹老爷迎上去。曹老爷已将动身，敢则数日内也就到了。”王夫人再将家信高声念起来，要黛玉听见的意思。那信中之言却与晴雯之言一样。谁知黛玉却一毫不在心上，直等到王夫人去后，悄悄告诉紫鹃、晴雯说：“往后我耳朵里不许人提那两个字。”两人俱各会意了。王夫人一出去，两府大小俱已尽知，连外边门客俱来贺喜，合家喜欢。薛姨妈母女二人自不必说。

不一日，焙茗又报进来说：“老爷同宝二爷回来了，门上已套车接去了。”王夫人大喜。要知宝玉进门，见王夫人等臊也不臊，如何与黛玉见面，及黛玉理他不理他之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青绡帐三生谈夙恨 碧纱橱深夜病相思

话说荣国府听说贾政、宝玉同回，合府大喜。王夫人即唤焙茗带伶俐马牌子选了快马迎将下来。这焙茗得不得一声出得宅门，一片声备马，一轳头直跑出去，一径路过芦沟桥，又跑到二三十里，迎着贾政。焙茗滚鞍下马，高声请安。贾政即问：“两府都好？”焙茗道：“很好。”就拉住车轡将黛玉、晴雯回生的事逐一回明。贾政大喜，叫他快去告诉贾琏、宝玉。

焙茗带过马迎上来。先遇曹雪芹，也将此事告诉。原来贾府家法森严，王夫人吩咐过林之孝，外面一概不许传闻，故曹雪芹也未知道。雪芹听了也喜欢，连叫他快告琏二爷、宝二爷。焙茗带着马，行不几步，便是贾琏的车，告诉过，即见宝玉的车。焙茗抢上一步忘记请安，直将黛玉、晴雯之事告诉，喜得宝玉放声狂笑，几乎跌下车来。幸亏焙茗扶住，宝玉便道：“你把牲口放了，坐上车沿来，咱们好讲话。”焙茗便与坐车沿的替换了。

这个坐车沿的年纪才一十五岁，生得很俊，原是贾政在下路重价买的，在跟班中第一得宠，楷书也好，唱曲家伙都会；又是一条脆滑小旦喉咙，真个千伶百俐。带一顶貂尾缨染貂帽儿，上穿香貂鼠反穿马褂，下穿玫瑰紫天马皮缺襟短袍，脚踏粉底皂靴。这小子姓李名瑶，贾政特派他亲随宝玉，一路上看这主仆两人的也就不少。宝玉常叫他瑶儿，又见他左耳朵带个攒金环，又戏谑叫他穿儿。这小子十分乖觉，看见焙茗光景，知是宝玉旧人，便马上将马褥子扯下来，拍拍焙茗说道：“好哥，铺了马褥。”这焙茗只顾和宝玉讲话，哪有工夫，只道：“兄弟罢吗。”这瑶儿便将怀中槟榔盒、腰里绢擦手擦交焙茗。焙茗一面与宝玉讲话，一面也顺手将腰里鞭子扯下递给瑶儿。瑶儿即扳鞍上马，跟着车慢慢地走，也侧着耳听他两个讲话。

这里宝玉定着神，便问道：“你这个话真的吗？不要哄我。”焙茗笑道：“我哄爷，敢哄老爷么？刚才回老爷，老爷也喜欢得很，叫我回爷。我一溜下来，连琏二爷、曹老爷统告诉了。千真万真，怎么哄你！我刚才回太太去，原就在林姑娘房里。”宝玉方才死心塌地的信了，便道：“林姑娘的房在哪里？”焙茗道：“原在潇湘馆。”宝玉道：“怎么太太也在那里？”焙茗道：“林姑娘好不傲呢！府里人说起来，太太时刻过去，比从前伺候老太太还勤些，林姑娘全然不睬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也怪不得林姑娘，到底林姑娘和谁人讲话？”焙茗道：“我们二门外的人也听不真，听说只许紫鹃、晴雯讲话。谁去便叫下了帐钩，做得很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晴雯借五儿还生，也是世上有的。怎么晴雯也同在那里？也不知太太待晴雯怎么样？”焙茗冷笑道：“这晴雯也跟着傲呢！听说老太太倒疼她，她倒言语硬朗。太太还对着众人说：‘这孩子倒实心，我从前看错了她，怪过意不去的。这孩子有缘再来，瘦怯怯可怜儿的，你们大家疼她些’。可不

是，跟着林姑娘做呢！只听说柳嫂子进去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得。说不是她女孩儿，到底也是，说是他女孩儿，到底不是。难为这晴雯倒肯认妈，在院子里跟着叫妈。”

宝玉终究小儿心性，听说倒笑起来。焙茗道：“柳嫂子噙着眼泪，二爷还笑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怎么柳嫂子也在潇湘馆院子里？”焙茗道：“听说这些调度统是珠大奶奶的张罗。而今林姑娘倒也和珠大奶奶好。我们这府里的人儿比得好，拿林姑娘比做过世的老太太，拿珠大奶奶比做过世的琏二奶奶。这珠大奶奶在林姑娘跟前虽比不得紫鹃、晴雯，也还说二听一，若是太太去就罢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也难怪她。我听见林姑娘从前过去的时候，原来珠大奶奶一个人送她。那琏二奶奶你也不必提了，林姑娘的性命原是她送的。而今一样地窟子里，谁翻身，谁不翻身？”焙茗还凑着宝玉耳朵道：“还好笑呢，咱们芸二爷还告诉人，说是你告诉过他，从前琏二奶奶和你好过呢。”宝玉面上红了一红，便说道：“这也是没天理的话呢。芸小子这东西从前向琏二奶奶讨差不到手，故此怀着恨，将她污蔑了。有他们这班嚼舌头在外扬言，怪不得那年我同琏二奶奶从那府里同车回来，那焦大喝醉了，口里胡闹，连‘养小叔子’也就乱喷出来。我正要问一问，倒惹得琏二奶奶要捶起我来了。”焙茗道：“不错了，焦大爷抬在马棚里睡了一夜，嘴里塞满马粪？至今他老人家走过，人还问他马粪味儿的。”宝玉嘻嘻哈哈地笑起来。

说话之间早到了府门首，宝玉便觉得臊起来。这正是知子莫若母，王夫人已预先吩咐，从门客老先生们以及贾氏兄弟叔侄，合家上下人等，但许向老爷请安，不许向宝二爷请安。又听了李纨的话，因贾政孝服未满，将贾政行李一总铺设在老太太房中，就老太太卧榻旁边另放一榻，也就在碧纱橱里替宝玉安一小炕，恐他旧病未改，仍旧厌弃妻室，且就此养神一回。自从焙茗迎出去的时候，便即铺设妥当，连火炕香炉也都微微的暖着。

这宝玉到了自家门口，免不得丑媳妇见公婆，也就讪讪的跟了贾政一直来到后堂，免不得在王夫人、薛姨妈前请了个安。她两个便如拾得珍宝一般，直喜得眉花眼笑。随后李纨、宝钗、喜鸾、喜凤、环儿、兰哥儿次第来贾政前请安。贾政一一拉起。大家也见过贾琏。贾政又拉了兰哥儿的手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替祖宗争气，我很疼你，你妈也乐。”这王夫人便拉住宝玉的手道：“宝玉，你倦不倦？”宝玉正在害臊，就乘机说道：“倦得很。”王夫人便搀了宝玉进老太太房里，贾政也跟了来，看见他的行李俱在，合了意，说道：“很好。”王夫人便望着宝钗，将小指一掐。宝钗会意，便叫莺儿过来伺候宝玉。这宝钗本来大方，看了宝玉回来，暗中喜欢，也不形于词色，便同薛姨妈回房。这里众人都散，李纨仍旧到潇湘馆去了，只剩兰哥儿陪着贾政。

当下王夫人一径将宝玉送到碧纱橱小炕上，还像小孩子一般给他拉了靴，脱了马褂，松了带，又将他通灵玉摸一摸，叫他睡下，盖一条小被。莺儿就将脸水送上。宝玉抹了脸，喝了人参燕窝汤，侧身睡下。王夫人就叫莺儿在炕沿上陪伴，自己出碧纱橱来。贾政也抹脸喝汤，在那里看老太太的遗物。看到左边壁橱上不见了寿星拐，但只挂了一个空囊，便问王夫人：“寿星拐哪里去了？”王夫人坐下来，将贾母梦中之言及黛玉、晴雯回生之事，及而今黛玉将养复原可以起身各情景，逐一地细细告诉。贾政惊叹不已。宝玉却在碧纱橱里一听明，又悲又喜，恨不得立刻赶到潇湘馆去。

贾政便道：“你便告诉珠儿媳妇，我虽刚才到家，她也不必拘着来这里伺候。叫她一径在潇湘馆，只当伺候了我。”王夫人就叫个小丫头子告诉去了。贾政又叫兰哥儿道：“你替我到潇湘馆去问林姑娘好，说我来到，明白就来看她。你只叫你妈悄悄地告诉。”兰哥答应是了，一直的便走。贾政又叫转来说：“你告诉你妈，天很冷，各处严密些，房里火也不宜太旺，总要各样存神些。林姑娘也不要轻易动弹。”兰哥儿说：“晓得了。”飞风地去了。宝玉着实感激，反埋怨着贾政不叫他去。

说话间天色就晚将下来。王夫人问宝玉可要喝什么？宝玉说不要了。王夫人就在老太太房中间同贾政吃晚饭，说些家常闲话。又说起巧姐儿周家的亲事，是刘姥姥说起的，两下儿都愿意，只等老爷定夺。贾政有了酒，触起舟中恨王凤姐的心事，便冷笑了两声：“这巧姐儿呢，难道不是咱们家子孙？况且从小儿在这边生长，就同你我的孙女一般。只是她的妈干的事情还成个人么？好好荣宁两府，祖上功德，险些儿被她败尽了。”王夫人终是护短，便道：“人也过去了，老爷也忘怀些罢。”

贾政本来秉公，又一路想来到王夫人只念姊妹，不念姑嫂，而今还抵死的回护她内侄女儿，也就忍耐不住。还亏得贾政有涵养，虽则胸中不遂，终究相敬如宾。正要开言，只见兰哥儿进来说：“刚才将爷爷的话告诉妈妈，林姑娘正睡着养神，不时间醒了，妈妈就悄悄地告诉了。妈妈叫回上爷爷，说林姑娘说当不起爷爷问好，挣得起来再来请安。爷爷明早要去，也当不起。再有爷爷吩咐妈妈的话，妈妈也晓得了。”贾政点头。因为宝玉不吃晚饭，就叫兰哥儿在旁边，一同吃饭，把一碗松瓤鸡皮燕窝汤移在兰哥儿面前。

那贾政心上本来有气，又巧巧的兰哥儿传将黛玉的话来，忍不住就说道：“太太，你休怪我，我在宝玉回舟的那一晚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想起无边的心事来。”贾政说完这两句，便将舟中所想的言语逐一逐二尽数说出来，也添几句恨毒在内，只惹得王夫人、宝玉两下里滴泪不住。兰哥儿与莺儿呆呆的，是一是二都听了。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说的话呢，也没有言回。就是我呢，也不过顺了老太太，没有什么私心在里头。但而今林姑娘呢，依旧在我们府里，宝玉又回来了，要圆全这事也还容易。只是林姑娘到底性情傲些，也要她心肯才好。”贾政也淌起眼泪道：“我从前这个姊妹，说不尽意合情投。我一听见她有了这个女孩儿，却与宝玉的年纪相当，心里就动。到后来手足割断了留下这一个外甥女儿，愈觉得动心。及至见了她，心里不知疼得怎样是的。只是宝玉这个孩子傻又傻不过，两下里比评起来也配她不过的。只想老太太作主定了。谁知事到其间偏闹出个琏儿媳妇来，闹神闹鬼，弄出许多话把。如今甥女儿是回过来了，你还说她傲呢，她还不该傲！我而今也不管什么，只等她的哥哥林良玉来，我当面替她说这里头的言语。她是个女孩儿，我怎么说得。你既愿意，你只与珠儿媳妇慢慢地商议便了。”王夫人也就揉揉眼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却难为了莺儿在里边听见这番议论，想起来把我们姑娘怎么好？独把个宝玉乐得了不得。贾政又问兰哥儿中举后见老师会同年的话，又勉励了些会试功夫，便叫各人散了歇息去。

兰哥儿遂到潇湘馆请李纨的晚安，也到黛玉帐外请了安。黛玉已能久坐，也回问了好。兰哥儿便同李纨到外间，将贾政言语学与李纨，紫鹃听了也就学与黛玉。黛玉只冷笑几声，倒像个各不相关的光景。随后李纨母子去了，潇湘馆便关上门。

紫鹃、晴雯都在黛玉床前学着贾政诉说王熙凤，也牵枝带叶一直的说起袭人许多不是来。

黛玉自回转之后，每听见她两个人议论从前宝玉做亲一节，只管听了，从不则声。而今听她们说起袭人来，就不知不觉从靠被上侧转身来说道：“别人罢了，怎么袭人也有多少隐昧，我倒要听听。”紫鹃冷笑道：“好，你两个人怎么知道，不要说晴雯妹妹是袭人断送的，连姑娘也是她害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这番恍恍的听见你们说她嫁什么蒋玉函去了，她以前到底造些什么话？你说得她这等凶险。”那紫鹃提起袭人，直把无明火升高了三千丈，把雪白桃容红云飞满，便簌簌地掉下泪来，使劲地说道：“她好不狠毒呢！姑娘身体才好些，不要听了气苦。”黛玉听了道：“你们当我什么样人，我这番回过来，个人定了个死主意，饶你说什么，关我什么，我只要晓得袭人怎么样狠毒？她就狠毒到晴雯，怎么到我身上？”紫鹃冷笑道：“说起来你两人也就分拆不开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又奇了。”

紫鹃当时忍不住，便将贾政痛打宝玉之后，太太叫袭人去细细盘问，怎样说晴雯妹妹狐狸似的花红柳绿的爱打扮，怎样的美人肩水蛇腰，怎样的眼睛也像林姑娘，行步儿也像，怎样的引诱宝二爷，怎样的告诉太太防不了宝二爷要和谁作怪，怎样的就撵了晴雯也要将宝玉搬出园去。“姑娘你想这句话说到哪里去？怎样的宝玉打坏了有人……”紫鹃说到这里便顿住了口，几乎将“有人眼睛哭得葡萄似的去看他”说出来，只黛玉害臊，连忙缩住。黛玉心里也明白，眼圈儿就红起来。紫鹃便改过口来说道：“怎样的太太就拍拍她，喜欢得了不得。说：‘好孩子，从今以后交给你，分我的月钱给你。’这些话从前原鬼祟祟的，往后哪一个不知道。还说她不狠毒呢！我是直性到底的人，不能捏造一字。姑娘你也不要气苦。”黛玉听了这番说话，倒也并不在念，只微微地笑道：“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！”晴雯便淌泪不住。

此时黛玉精神已经复原，爱和她两个闲话，便三人同床说了一夜。紫鹃便问她两个死后魂魄在哪里安顿，方才晓得全是老太太求了观音，带在宗祠内的。紫鹃又将两府里查抄时许多苦楚，及老太太、王凤姐、鸳鸯过去的光景，并薛姨妈家事，史姑娘守寡坐功，传说已经得了大道，整整地说到四更。紫鹃打量黛玉一番，而今光景与从前大不相同，毫无系恋，真个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又遇着晴雯只管恨究宝玉，紫鹃索性将宝玉当她芙蓉神做祭文祭她，又粘住我问姑娘，被我几次不理，怎样的跟了老太太、太太来此痛哭，怎样遇空便粘住了我问姑娘可曾留甚言语，怎样的又搬到外间炕上将五儿当了半夜里说起遇仙。晴雯听见了，想起咬指甲换棉袄的情分，竟汪汪地淌下泪来。黛玉反冷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呆丫头，你还这么呆。你真个转了一世还梦不醒呢。”紫鹃本意也替宝玉可怜。想着他打动黛玉。谁知黛玉铁石似的，摸不定她定了什么主见。一直谈到头鸡啼，方睡了一睡。

黛玉先醒，见日色已高，李纨已到，忙叫起紫鹃、晴雯来。三个人赶忙穿戴梳洗已毕。贾政刚才上朝谒退回来，便带了人参养荣丸及参膏燕窝片到潇湘馆，一直走到床前来看黛玉。黛玉自从李纨、兰哥儿先后来说，又听兰哥儿学的语言，心里着实感激贾政，无奈与宝玉匹配一节与自己毫不相干。此刻见贾政亲来，心里虽然感激，口里转不能语言，只望着贾政掉泪。贾政叫一声“我的儿”，也就不能言语，坐下来拉着黛玉的手，也只有掉泪。这两个人心头各有千言万语似的，只说不出来，惹

得众人皆发怔了一回。

黛玉哽咽了半晌，方说出一句话道：“我的良玉哥哥在哪里？”贾政明晓得她举目无亲的意思，又见黛玉的眼泪如泉水一般泻将下来，贾政就一面扯下擦手绢子替她拭泪，一面自己揉眼，也哽咽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赶年内外会试前总到。”随说道：“你想着你亲生这一辈子也没了，只我是谁？你想哥哥，你不要生分了我。”黛玉就点点头，贾政自己本来怕伤，又恐伤坏了黛玉，便轻轻地立起身来，对着李纨道：“我很知你们情分，总来林妹妹也不是外人，你疼她就如孝顺了我。”李纨连声答应。

正说话间，王夫人也来了，也叫晴雯过来磕了一个头。贾政倒细细地看她一看，真真是晴雯一模无二，连描容也没有这手段，心内惊异了一回。便说道：“你同紫鹃都是老太太的旧人儿，我很知道你们，心里念着老太太，便十分地用心伏侍林姑娘。你们心里也明白，这林姑娘并不是外人，你们总跟定林姑娘，我这一辈子另眼看你，并不薄待了你。”贾政这句话无非打动黛玉，要将宝黛圆全，紫、晴侧室的意思。无奈黛玉自己定了一个抵死不回的主见，心里虽早感念贾政的实心，此等言语竟如东江西海一样。贾政说完了，再说道：“你们明白？”两人玲珑剔透似的，如何不知道，也就脸上上红一红，回一句“明白。”贾政便自去了。

这里王夫人、李纨听见了，加倍小心。黛玉本欲在王夫人前略略应酬些，因晚上紫鹃说起袭人许多说话，心里很烦，便叫晴雯下了帐钩。晴雯又想起王夫人听信袭人撵她的情节，见王夫人在房，也讪讪地走开去了。那里黛玉在帐中看见，也暗暗地点头。只剩得紫鹃与王夫人、李纨寻些闲话谈论。

且说宝玉，在碧纱橱里一夜哪曾合眼，悄悄地拉着莺儿问些话。先听见袭人嫁了蒋玉函不胜叹息。莺儿道：“二爷怎么能先知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实告诉你，怎么能先知，我只在暗处看出来的。”莺儿一定要追究什么暗处，宝玉道：“人也去了，说她话长，藏些厚道也罢了。”宝玉在莺儿面前不好意思，略将宝钗问了几句，便即根究黛玉近日如何动静，莺儿也不肯隐瞒，便说道：“二爷你还问怎的，你还不知，林姑娘这番回过来变了个人似的。”宝玉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怎么样变？”莺儿道：“她这人材儿，不必说了，照旧一样。从前还不肯吃药，不肯将养；如今是药也肯吃，将养也肯将养，性气也平和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不变好么？”莺儿道：“变是变好了。只有一句话……”宝玉道：“什么话？”莺儿道：“我打常听见，不许人说起‘宝玉’两字，就恨你到这个地位。”宝玉吓了一跳，慢慢地淌泪道：“恨是该恨的，但不能刺到心肝来。”莺儿道：“我劝二爷也看破此，还说二爷回来后要到她那里探一探，立该就要搬出去。”宝玉哽咽咽道：“搬到哪里去？”莺儿道：“听她说她良大爷来，就要搬出去。”

宝玉这一惊不小，心头乱跳，四肢渐渐地热将起来。莺儿懊悔不迭。宝玉又央及道：“我而今也不敢到潇湘馆去，我只要晴雯、紫鹃来看看我，容我说一句话。”莺儿道：“二爷说得好容易，她两个近日好不金贵呢！林姑娘同她时刻不离，太太也不去使唤她，我敢去拉扯？”宝玉道：“紫鹃呢，罢了，晴雯难道也变了？也跟了林姑娘一路儿？”莺儿道：“就算晴雯心上有二爷，如今现在林姑娘那边。又是回过来的人儿，也是女孩子儿，怎样无缘无故跑到这屋里？况且老爷也在这屋里。还比起先老太太的时候，姑娘们尽着往来么？”宝玉想莺儿的言语果然有理，不能驳回，只在枕上流泪伤心不住，心里总想着黛玉不知存什么主见。越想越烦起来，便叫莺儿将盖被全个揭掉了。莺儿吓了一跳，将宝玉额上一摸，又自己额上一试，觉热得许多，便

道：“二爷，你心里烦，耐着些罢，什么天气要揭盖被？你要紫鹃、晴雯来说话，慢慢地与太太商议。”这句话点醒了宝玉。

到了第二日，王夫人从黛玉处回来，听说宝玉身上不好，便吓慌了。连忙来摸一摸，走出来跟问莺儿，知道缘故，只得来屋伴他。一面叫快请太医，也不等宝玉开口便自己来安慰他，叫他宽心，便说：“林妹妹呢，已回过来了。你老爷呢，已经定了主意。况且她现在园子里，还飞到哪里去？若说晴雯、紫鹃这两个人，难道我使唤她不来？我的儿，你总好好地定定神，等太医瞧过了，包我身上叫她两个来。凭你问她什么话，凭你同她们照旧玩笑，总使得。就老爷来问，也有我招架。不要说这两个，就是林妹妹也包在我身上，我便同你珠大嫂子商量，慢慢地劝她。你们两个本来好得很，难道而今倒生分起来？况且她若没有缘，老太太也不再送她回转来了。你听见古来有几个回转来的人儿？你这个实心孩子也不要太糊涂了，我而今就去把她两个叫了来。”宝玉听了，也就顾不得臊，便道：“很好，快去吧。”

王夫人出来，正值贾琏陪了王太医进来，贾琏先与太医照会过，不要提起出去回来一节。太医便会意，一路转说些闲话，进来说道：“这几天却有时症，都轻，可不打紧，略疏散疏散便好了。”一面说一面坐下问了好。这王太医闭目调息，静静地诊了左右两手，便抬起头来，竖起两个指头道：“恭喜恭喜，两贴便愈了，外感也轻，有些肝郁，轻轻地疏散了便好。”贾琏忙叫人去回太太：“太医说轻得很，吃两贴药就好的。”王太医随即拱一拱手，同贾琏到外面定方子去了。

王夫人听了也便放心，告诉宝钗知道。这宝钗已料定宝玉要病几番，总之人已回来，都无妨碍，也甚放心。只在王夫人房中，请过贾政的安，也就不去看宝玉。这正是她大方得体之处，也并无一毫做作。这里王夫人便打发人去请李纨过来，商议要叫紫鹃、晴雯来看宝玉，并叫李纨劝黛玉的性情。未知紫鹃、晴雯可肯过来，李纨可能劝转黛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探芳信问紫更求晴 断情缘谈仙同煮雪

话说王夫人因怕宝玉害病，要紧安慰他，许他叫晴雯、紫鹃过来，还许他劝转黛玉。这是急忙中的语言，回到房里越想越难起来。却又怕宝玉害病，只得着人请李纨过来商议。不一时李纨过来，王夫人先将劝黛玉的话央及她。李纨着实支吾。王夫人见光景不像，连自己也晓得为难，便要她央及晴雯、紫鹃过来，大家说通，不拘怎样将就哄他一哄。不要年终岁暮外头事还闹不清，这孩子又闹出故事来。王夫人打量，这一句话李纨容易招架，哪知李纨也就为难。

这李纨是和顺不过的媳妇，又知太太心里只惦记着宝玉，却不知道那两个丫头的性情。驳又驳不得，只得勉强答应道：“太太的意思我尽知道，但是林姑娘离她两个便不受用。虽则她两个是丫头，也有些古古怪怪的。难道说太太叫她，她当真的敢不过来？况且暂时过来走走，哄哄宝兄弟就去了。但是我一个人去，林姑娘又要疑心起来，说我在里头有什么了。前日宝妹妹叫雪雁过去，打量是林姑娘的旧人，叫她请个安，到底摸些些情性，顺便留下替她们两个。我们也未敢轻易说出来，倒是晴雯爽利，一面叫雪雁站在门外边，一面搭三搭四的提起她来。林姑娘一听见，一字不说，淌了多少的眼泪。这晴雯连忙出去做手势，吓得雪雁立刻跑了回来，就连宝妹妹也几天讪讪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难道从前去叫雪雁的时节她还清楚？”李纨笑道：“我是送她的人，亲眼看见的，她前头这个病，原千伶百俐，神明似的，哪一件不知道得比我们清楚？”王夫人十分不好意思，便道：“所以我的意思，林姑娘那里，亏得你同她的情分好，慢慢地劝他。且将这两个丫头叫过来哄哄他。”李纨道：“却也奇怪，近来林姑娘倒像和四姑娘好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她却是另一路的人儿，怎么说得来？从前他们两个虽不生分，也没有什么好得很；而今倒反好起来，倒打量不出。”李纨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而今要叫这两个丫头过来，依我说只好我先去，停会儿弄她们两个人的旧相好过去，悄悄地拉过来，我也帮着她们。若过来了，也叫他就去。”王夫人点点头。李纨就去，也拉着宝钗同走。

原来林黛玉回转过来，两府内姑嫂姊妹以及各房丫头多有想去看她的。总因王夫人提防着黛玉性情古怪，故此预先说知，众人便不便过去。这赖大家的、林之孝家的、周瑞家的连嬷嬷及各处老婆子、小丫头更不必说。当下李纨过去了半晌，王夫人打量了一回，便叫喜鸾的丫头墨琴去唤平儿、琥珀过来，悄悄地将这些言语告诉她，叫她两个过去。随后又想了想，叫玉钏儿也去帮着拉了她两个来。玉钏儿也去了好一会儿。

玉钏儿走了来，王夫人不见紫鹃、晴雯，便道：“怎么样？”玉钏儿嘻嘻地笑着总不说。王夫人尽着问，玉钏儿道：“我们几个人背了林姑娘，拉她两个到对面房里说